

美丽乡村

老家地处平原洼地。从高处放眼过去，一条条河流像花瓣拢着花蕊，串起村庄向四下铺开，田块、埂坎交错，湖荡、河塘密布，像蒙了水衣的鱼网。

河流少有名称，老家人习惯用方向、大小来称呼，比如东大河、西大河之类。在他们意识里，沟是连接河道的，要比河小，所以叫南沟、北沟什么的也很多。河流太多的地方，干脆就叫一道河、二道河，按顺序排着叫。

河堤也少有名称，老家方言里“堆”是“堤”的意思，他们依葫芦画瓢，就把那些河堤简称为东大堆、西大堆，或者一道堆、二道堆之类。

水多，芦苇荡自然也多。

我生长的那个村子，南边紧挨村子的是一条东西河，连着南北向的东大河和西大河，在西大河向村这一侧，有一大片浅水滩，方圆上百亩，长满了芦苇、香蒲、水葫芦、莲藕和一些不知名的水草，是我们村最大的芦苇荡。在它与村庄之间，是一条弯曲的大致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土路，土路的东侧靠近村子的也是一片芦苇荡，面积要小些，十几亩见方，两个芦苇荡连在一起，像个亚葫芦，我们都叫它葫芦荡。它是我童年时光的去处，也是如今经常回想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们划过茅蓼，挖过莲藕，铲过芦苇，但最有意思的还是夏季。

傍晚临近，闷热渐减。夕阳的余晖透过路边的树梢，掠过葦秆，穿过菱角、水葫芦的缝隙，照亮水草的碧绿。鹅、鸭梨开浮萍，一会将头扎进水里，掀起屁股，翻跟头蹿趾，拍着翅膀游水；一会伸长脖子，彼此点着头，嘎嘎嘎地齐声叫唤，像是

葫芦荡去虹影来

○徐丙奇（南京）

遇上了什么美事，兴奋得快要飞了起来，将不明就里的水鸟吓得钻进芦苇；一会又整齐划一，红掌轻翻，缓缓游移，浮萍也慢慢聚拢，跟着水波轻轻荡漾。树上的蝉鸣，村头的炊烟，还有空气里韭菜炒鸡蛋的香味，无意间，合奏出一曲温柔绵长的乡音，似儿歌、夜曲，似萤火，明亮又模糊。暮雪之年，每每遇见芦苇，我还会情不自禁地自问：假如真的年少再现，场景依旧，是否也会感受依旧呢？

说是喜欢夏日，实则喜欢的是水。准确地说，是喜欢夏日里的葫芦荡的水。岁数大点的伙伴跳进水就扎起猛子，打起水仗，累了就仰着脸浮在水面，比赛谁漂得时间长。不会水的跟屁虫们则躲在浅水滩，抓着芦苇根，抬起头，两只脚伸在水里打捞游；或是半蹲在水里，练习划水；或是捏紧鼻子，沉在水里憋气。多数时候，我们会带个脸盆，顺便摸些田螺、河蚌回去，献个殷勤，逃避挨骂。

劳碌一天的男人们，将毛巾搭在肩上，或者别在裤腰上，光着上身，成群结队地来这里洗澡。毛巾一整夏不离肩，绒都磨没了，像一层丝网。裤衩是穿旧的长裤剪的，男人们在水里搓洗一把，拧了又穿上，丝毫不妨碍他们谈论庄稼长势，秋后收成，以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兴败。

果熟瓜香，又是雨天，葫芦荡便成了我们的绝妙天地。左邻右舍在岸边开辟菜地，方便浇水，靠家又近，一块块，一畦畦的，四周都用木条、树棍打了桩，中间夹了芦苇把，用绳子勒紧捆实，

编成一圈圈围栏。靠近围栏的内侧通常会种植南瓜、丝瓜、葫芦之类，长长的藤蔓和浓密的叶子将围栏裹得结结实实。再往里就是辣椒、香菜、葱姜、茴香、黄瓜、西红柿这类常见的果蔬，西瓜多藏匿其中。地头还会种些枣树、柿树之类，这些果树的枝叶和围栏上的叶蔓遮得了果实，却挡不住我们这些小怪兽。晴好天气里，大人们即便在大田劳作之余，也会常到菜地浇水、培垄、摘菜，而在雨天来得少，我们的“行动”就容易多了。大家将身子缩在水里，头上顶着荷叶，一边分享着偷来的瓜果，一边透过戳着俩小洞的荷叶，打量四周动静。

瓜里最好吃的要数“面藕”了，因为越熟颜色越深，所以老家人又叫它“老来变”。熟透的“面藕”整体深黄，间有浅褐条纹，脐眼又大又圆，浓香四溢，我们隔着一地枝叶，辨着气味就能找到。有的已经开裂，顺着裂纹一掰即开，瓜肉起着一层沙，又面又甜，止渴挡饿，一口下去有点噎得慌。即便没有熟好也不要紧，找个芦苇浓密之处，把芦苇齐腰折断，挽成架子，把它放上几天就面了。酥瓜有花酥瓜、白酥瓜之分，爽口得很，老家人喜欢切成片，用盐腌下，当作下酒菜。小甜瓜名副其实，生的熟的都甜，尤其是头上带“肚脐眼”的，甜得齁人。我们一般不会找“毛瓜”下手，那玩意未熟时，浑身细毛，苦得很，即便褪了毛，光溜溜的，看着像熟了，也不会轻易“顺走”，免得白跑了腿，还苦了嘴。

干燥天有干燥天的好处，枣子虽小，却熟得



8月3日，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尹家园村，藕农在藕塘采收、转运、整理浅水莲藕。 翟慧勇 摄（视觉江苏网供图）

一路风景

闲步宋夹城

○杨锁霞（扬州）

摘芦叶。如今整片芦苇荡郁郁葱葱，苇叶在风中轻轻摇曳，翻涌起一片温柔的绿浪。

前方成片水杉笔直挺拔，直耸云天，似在争相靠近苍穹。枝叶浓密，几乎遮蔽了天空，只在缝隙间漏下几缕淡淡的天光。

正沉醉美景，耳后忽传飒飒轻响，转头望去，原是清风穿拂芦苇荡枝叶相触的自然声响。

沿着红色林荫道继续前行，河边七八只野鸭正悠闲觅食，它们叽叽喳喳向我走近，似在讨要食物。有的蜷缩在泥岸边小憩，其中一只头颈深绿、墨绿相间的野鸭尤为醒目，俨然是鸭群之首，不时左右张望，细心看护着自己的队伍。

不远处，荷叶层层叠叠铺展于水面，粉色、白色的荷花错落点缀其间。荷叶肆意舒展，如撑开的绿伞，似圆润的喇叭。粉色荷花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全然盛开，宛若娇羞的少女立于绿色舞台之上。清风拂过，花枝轻轻摇曳，尽情展露着柔美的身姿。

循着林间栈道走入荷塘深处，瞬间被这方美景温柔环绕。荷花花瓣层层叠叠，姿态各

故乡的寺庙

○祖 鹏（南京）

我的老家半城镇历史悠久，东傍洪泽湖，西卧高岗，三面环水，是中华徐姓发源地，南北朝梁天监八年徐城为高平郡治，因徐城被淹，土城剩下一半，故又名半城。

明清时期半城镇属泗州，民国时期属泗县，1949年属泗洪县，1956年属洪泽县，半城镇和双沟镇、青阳镇、临淮镇被称为泗洪四大古镇，而半城是泗洪县东南片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清乾隆四十二年，新设州判一员于半城镇，负责“巡缉盗贼，监管水利”。首任由寿阳人霍殿章担任。乾隆五十二年，在泗州州判张玉成的主持下，州判署在半城建成。

古时半城为古镇，镇周有城，护城河周长三里三，东西南北有城门、城楼和吊桥。全镇有天圣寺、三元宫、天王庙、普善堂、地藏庵、观音庵、东岳庙、道练学舍，分州衙署等建筑，街道用青石铺就。同时还有一步两座庙，三步两座桥，瓢儿井、南城埂童歌、挂剑台秋风、天圣寺晚钟等八景。

因半城镇东面临湖，古人讲究风水，看重寺庙选址，故把庙宇多建在东面，以镇煞气。由于庙宇众多，附近来半城镇上烧香的人也多，一年四季求福还愿的人络绎不绝，香火旺盛。久旱无雨时，庄稼枯稿，半城满街人如潮涌，祈求下雨，有时天竟油然作云、沛然下雨。此种求雨已在半城形成习俗。

天圣寺位于半城镇供销社内，为三进院子，一进庙门可见四大金刚，十八罗汉，后两层大殿布满神像，是半城规模较大的佛教寺庙。

三元宫位于半城镇雪北小学处，前后两进院子供奉三尊神像，东侧有关帝像，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场所。

东岳庙位于半城镇卫生院对面，供奉刘老爷和东岳大帝，是当地重要的道教庙宇，曾因祈雨等活动香火旺盛。

观音庵位于半城镇雪南村东侧，主要供奉观音菩萨，是当地信众祈福、礼佛的佛教殿堂。

大王庙位于半城镇邮电所处，供奉大王老爷（水神）。

民国时，半城有四个门，北门是三元宫，南门外是观音庵，中间是天圣寺，天圣寺附近有个大王庙，半城东边有刘老爷宫。刘老爷庙年久失修，抗战时半城是新四军四师驻地，彭雪枫师长经常选择在刘老爷宫关门学习。当时 34 岁的彭雪枫和淮宝县妇女部部长林颖选择在半城的东大庙喜结良缘，半城镇也见证了两位革命情侣的战斗岁月。

1942 年 11 月，半城的寺庙惨遭厄运，日寇飞机对半城镇进行了轰炸，北大庙、东大庙、三元宫、大王庙、观音庵、普善堂、耶稣堂和四座城门等名胜古迹惨遭破坏。

作者简介:祖鹏，泗洪人，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，南京市作协会员、建邺区作协会员，作品见于《扬子晚报》《江苏经济报》等报刊。

1995年10月的一天，我的二嫂周碧华在她的二儿子李宜武的陪同下，从江苏赶到四川绵阳，“看望”她的大儿子李宜辛。二嫂跌跌撞撞地扑向一座墓，撕心裂肺地泣诉：“儿啊，不要怪妈错过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，妈妈的泪已经哭干了。儿啊，妈妈今天来把你带回家。”她掏出手帕，捧一把坟上的土小心地包好，紧紧地捂在胸前。回到家乡江都，二嫂紧紧地将这抔土送进了烈士陵园。

这一天，距离李宜辛牺牲已过去 27 年。1960 年，我年仅 37 岁的二哥不幸离世，36 岁的二嫂独自抚养三男二女，一生未离开李家。二嫂没有正规工作，就靠在生产队做工养活几个孩子。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但她明白文化的重要性，再穷也坚持让孩子们读书。1961 年，李宜辛考上扬州师范学院附中。二嫂借遍全村，凑足了学费。李宜辛很争气，在学校刻苦学习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部队来学校招兵，李宜辛以各方面过硬的素质应征入伍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士。山里锣鼓打鼓的上门送来喜报，二嫂脸上露出了掩不住的笑。二哥去世之后，她

往事随风

大义二嫂

○李厚尧（扬州）

第一次这么开心。

李宜辛参军后来到长春某航校，他勤奋好学，刻苦锻炼，入伍第一个月就加入了共青团，第七个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李宜辛入伍五年，没有回家一次。二嫂得到莫大安慰并引以自豪的是，她每年都会收到部队寄来的立功喜报和五好战士奖状。

1968 年 10 月的一天，几位穿着军装的干部在乡领导的陪同下，来到我家。他们心情沉重地告诉我的二嫂，李宜辛英勇牺牲了……

李宜辛在航校毕业训练时，突遇大雾，飞机在四川江油撞上了一座山。那一年，他 23 岁。

二嫂哭了三天三夜，滴水未进，直到昏迷不

醒。醒来后，二嫂看着面前跪着的四个儿女，擦干眼泪，对孩子们说：“妈妈要活着，不能丢下你们。”

二嫂强忍着悲伤，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在煤油灯下为孩子们缝补衣服、纳鞋底，汤汤水水把四个孩子一天天养大成人。

1972 年，她的二儿子李宜武政审、体检合格，即将入伍。李宜武已经经历了能为二嫂分担家庭重担的年纪，他这一去，二嫂又少了一个帮手。但她没有丝毫犹豫，坚定地說：“去吧，孩子，我们家注定了成为军人家庭。”

李宜武在部队各方面表现出色，1978 年调入南京军区《人民前线》报社，担任主要负责人，后来又调任南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。1976 年，

快，不几天就半边通红。地势、光照和水源，让这些果树着了魔似的斜着身子伸向浅滩，我们站在水里，拿着小木棍、拍疙瘩，朝着枣树上扔，一抡过去，枣子纷纷坠落，在水面砸起一片水花。那怕大人就在不远处，我们也不顾忌，继续“强攻”。大人要是脱了鞋，真的下水来追，我们就躲进芦苇荡，等他走了再继续。那时总觉得大人们追不上我们，甚至故意捉弄他们，后来才慢慢懂得，他们只是不想真的为难我们。

高中毕业时，葫芦荡已缩小到十几亩大小的鱼塘，周边连流经它的几条河沟，都被耙成了农田。又过四五年，忽然发现连鱼塘也没了。葫芦荡和我们的童年时光，彻底成了记忆。

如今，暂居的城市也有条大河，被巧妙地装扮成了湖泊和湿地。美中不足的是植被稀疏、树种单一，与葫芦荡相比少了生机，少了野趣。但这并不妨碍这里的人们对美的追逐，尤其雨季，这里便成了彩虹的家园。我也经常站在河岸，看着那些举着手机，对着山峦之间、柳树之上的彩虹狂拍的人群，感觉到着了另一类的虹，他们拍照的姿势像虹，女子的睫毛像虹，远山像虹，转经筒像虹，连城市里的呼吸、哭笑，也像虹——眨眼即逝，山一般的沉重。

由葫芦荡念及虹，似无道理，又似冥冥相连。就像《大地的阶梯》里的小和尚，心底未必相信来世，却仍在为来世默默准备。我可在准备什么呢？

且把这些不能明了的，称作“缘分”好了。

格物致知

太极流年

○卞煦英（泰州）

太极拳可谓妥妥的国粹，虽然它的历史并不长，从乾隆起源于河南陈家沟等地，至今只有约两百年光景。但其风靡和受欢迎程度之高，鲜有别的文体品类可以匹敌。不信你问问任何一个城镇人，就算他不会打，也会有模有样地比画几下。而我，对它的熟悉几乎与生俱来。我家靠近老口岸镇政府前广场，这里曾是我童年最鲜活的背景。每日晨雾还未散尽，广场上便热闹起来。玩石锁的壮汉们吆喝着发力，沉重的石锁在他们手中如砖块般轻盈起落；舞剑者则衣袂飘飘，剑势流转间不仅有寒光，还可见出若若隐若现的风骨；而最安稳绵长的，便是那群气定神闲的太极拳“舞者”，我的爷爷奶奶，便在其中。

他们总是一身宽松舒适的传统服饰，早早便来到广场。音乐一起，周边的喧闹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，所有人都沉下心，缓缓起势。抬手、迈步、转身、云手，动作舒缓有致，如风过水面，又像云飘天际。我模仿的天性也蠢动开来，便背着小手，有样学样。别人云手，我胡乱摆手；别人弓步，我踮脚晃悠。说是练拳，不过是孩童的嬉闹，在晨风中追着影子跑。看着爷爷奶奶专注的神情，我也学着绷起小脸，心里却想着早点结束去买早点。

太极拳于那时的我，是清晨的风景，是长辈的日常，浅淡关注，却未曾入人心。真正与它结缘，是在大学一年级。学校要组织太极拳比赛；一时间，偌大的操场被清一色的太极服填满，白色的衣袂在阳光下格外显眼。本以为是简单学学，谁没想到训练异常严苛。每天清晨与傍晚，我们都要集合排练，从起势到收势，一招一式反复打磨。

许多事没点意志力量，就经不起试验。看着飘飘若仙的太极拳，你一旦练起来，光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，就腰酸腿痛难忍；缓慢的节奏加上一遍遍的重复，更让人觉得枯燥；以至我满心不解与抱怨：太极拳为何如此之慢？动作细软无力，既没有武术的凌厉，也没有一般运动的畅快。而在年少气盛的我看来，快才是力量，猛才是强大；这般慢悠悠的拳法，若真与人相较，不等出手，怕是早已被人放倒。于是我机械地跟着队伍比画，心里却满是敷衍，只盼着比赛早日结束，彻底摆脱这份“折磨”。

不意毕业步入社会后，生活节奏骤然加快。工作压力、人际纷扰及对未来的焦虑，常常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们总被推着向前，生怕慢一步就落后，尤怕被时代抛弃。看着身边的人步履匆匆，自己也不自觉地紧绷神经，反而在追逐中慌了心神，在忙碌中乱了步调。直到某个闲暇的傍晚，路过公园，又见一群老人打太极拳，动作舒缓从容，瞬间勾起我尘封的记忆。儿时广场上的身影，大学操场上的太极服，那些曾经不解的缓慢，忽然在这一刻有了答案。原来人生本就如一场太极拳。我们总以为快就是赢，急就是上进，却忘了缓慢从不代表懈怠，柔和也从并不意味着软弱。太极以柔克刚，以静制动，于缓慢中积蓄力量，于从容中化解锋芒，这何尝不是生活的智慧与应有的逻辑？无怪乎表面优哉游哉，实质集中国传统儒、道哲学之太极和阴阳辩证理念，并具修身养性、强身健体等功能的太极拳，会这么受人欢迎，并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20 年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

由是我意识到，我儿时懵懂地嬉闹比画，大学时疲惫的训练，都是有意义的。而今更参透了其中的真谛，使我与太极拳的缘分，不仅跨越了岁月，沉淀了心境，更令原来那些看似缓慢的时光，那些曾经不懂的道理，都在岁月中慢慢清晰。人生真如“太极”呢，你不必慌张，无须强求，守好自己的节奏，当快则快，当慢则慢，方能行稳致远，温柔而富力量地，享受和升华我们的岁岁年年。

终有波涛

○闵国梁（安徽）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我躺在清凉的河面上，仰望着浩瀚的天空，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王勃的诗句。此时，水波轻轻托举着我，世界一片温柔。而这温柔来得无比艰难，我耗费半生，才终于拥有。

我和水并非天生这般亲昵，它最初留给我的只是冰冷与黑暗。六岁那年我在池塘边玩耍，不小心掉入水中，幸被隔壁大婶发现，才得以活命。然而，两年后我的堂妹却在同一个池塘落水身亡，三叔瘫坐在塘边痛哭，三婶的手深深抠进泥里。这一幕场景我久久无法忘怀，那个墨绿深塘也成了我童年不敢靠近的阴影。

年少稍长大后，男孩的顽性还是压倒了恐惧。一个炎热的午后，我偷偷跟着几个大孩子溜到村外野泳。事情很快被人得知，父亲盛怒之下，拿起扫帚就打。母亲第一次没有阻拦，边哭边说：“水会要人命的，你忘了你自己吗？忘了你妹妹吗？”这句话如同一道无形的藩篱，从此把我隔离在岸上。我常想：这辈子可能与游泳无缘了。

世事难预料。前些年，我迷恋上打乒乓球，经常在坚硬的场地上奔跑跳跃。很快，膝盖发出抗议——先是有点酸胀，后来是针刺般的疼。医生仔细看了片子后，严肃地告诉我，你的膝盖软骨磨损严重，再发展下去会影响走路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收起球拍。

后来，一位朋友建议：“试试游泳吧，不伤膝盖。”虽然水带给我的记忆并不美好，它曾经是我噩梦，如今却成了我唯一的退路。我很快办下游泳卡，看着几个小孩在池中游来游去，心里竟然腾起一股倔强：我不能连小孩都不如，我一定要学会！

熟悉游泳的人都知道，游泳最易学。我决定从学习蛙泳入手，先看教学视频，再到池边观摩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感到已经掌握了要领，便鼓起勇气下水。可当把头埋入水中、双脚离开池底的的一刹那，二嫂将一叠红包交给一位在队中游泳的教练。我顿时惊慌失措，胡乱挥舞，几番狼狈扑腾，方才跟稳站定。

初战失败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，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泳池。几个月下来，虽还没学会，但也小有收获。我无意中发现，当身体下沉时，反而会感受到水有一种托承的力量，腿部的刺痛似乎清凉的包裹中减轻了。于是，我依然坚持“泡水”，既为享受片刻失重的安宁，也希冀奇迹哪天能出现。

转机来得很偶然，缓慢又清晰。一天，我惊喜地感到，膝盖疼痛真的减轻了！这个感觉仿佛黑暗里的一缕微光，给了我无尽希望。那道横亘多年的藩篱，也在水中慢慢融化。真正的突破，是在学会换气后。最初我只能憋气游一两米，后来连续游几十米也不疲倦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真正告别旱鸭子时代。每天下班后去游几圈，成了我最好的放松。

只是，在泳池里游久了便感到有些乏味，我更渴望到大风大浪里锻炼。偶尔得知几个泳友经常结伴外出野泳，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，也想去体悟那种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的豪迈。

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们来到郊外一处僻静的河边。站在岸上，那种久违的、阔大的水汽扑面而来，带着泥土与植物的气息。我褪下衣服慢慢步入水中，顿时一股凉意沁透全身，令人神清气爽。水渐渐深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向前一扑——熟悉的浮力立刻温柔地接住了我。

我慢慢划水，水流在我身边分开，又在我身后合拢。此时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我轻轻划水的声音。偶尔有一两只受惊的水鸟，从岸边的芦苇丛里扑棱飞起，划破了满河金子般的阳光。那一刻，我什么也没想，只是在无边的水天之间，感受这份浩大而又安宁的自由。

我轻轻翻个身，闭着眼睛漂在水面上。碧波荡漾，河水轻轻拍打着我的身体。此时，早年溺水的情形、三叔哭泣的场景、父亲扬起扫帚的模样、膝盖里尖刺般的疼痛、初学游泳时的挫败……往事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原来它们一直都在，从未消失。但如今，它们已化作河底的泥沙，成为托住我的河床；又化作满河的波涛，轻轻托举着我，和我一起游向更广阔的天水之间。

浮沉半生，我终有波涛！

投稿邮箱:jsjyb2025@163.com